負苞堂文選

負苞堂文選卷之三

吳興臧懋循晉叔甫著

序

代送陳駕部視學兩浙序

督學使之專設自英廟始必以官守問冢宰經術問大宗伯吏才問御史大夫僉曰可然後下璽書命之葢其慎也萬曆丁未余浙學使闕主爵者推豫章陳大夫由南駕部往涖之於是大

夫行矣僚友某等謀所以供帳者而徵余詞余叨一日之長且爲兩浙士喜得師也敢不唯唯浙東西相距數千里多高山大川跋踄勞止學使非強有力者不得歲一週焉比年天子精嚴吏治慚授人以官學使往往當大比歲乃始出率用類考充士如嘉湖諸郡有經十年不歲考者矣夫學使既不及歲考而所所謂教官者皆已衰暮歲用苟且之意格於其間而又不得擬升

黜之柄以修其上賢簡不肖之職安所造譽髦而興教化也矧浙故稱多士至於家絃誦而人縫掖尤莫如余寧紹毋學使按部士之握管待試者動以萬計故學使罷精竭目於帖括之日常什九而從容晏坐於皋比之日常什一郎歲考矣將以其暇進多士講說經義旁及古文詞而要歸於六德六行以繩束其步趨毋使漓純龐敦固之氣余且虞其不及也寧止此士所不

齒於清議者三曰墨曰忍曰奔競而三者之弊奔競爲甚繇夫始進者輕卽終身之事業係之也頃來學使帀恩滋多五尺之童曾不能抑首受經比放試已一切罷博士弟子員籍遂使閭巷少年未卵而求時夜及遇合而仕苟可以趨勢乘利將不惜廉恥而冒爲之譬如處子然方其待年業已不貞及字有益蕩而踰閑耳尚欲責以共姜伯姬之節寧復得哉今觀大夫守官

如其法守法如其身居恆退然如不勝衣然任事輒精神蓬涌雖甚勞勩亡所不辨至於議論文采尤蔚然足以發之當不俟輅鐸既臨而兩浙江固已爭自濯滌以求當大夫意指無敢有干科條而徼徑竇如曩時者矣考亭夫子講道在白鹿洞而余邑王文成先生鎮豫章之日又以致良知之學相與反覆而紹明之此大夫之所熟聞也詩不云乎如壎如篪如璋如珪如取

如携携無日益厮氏孔易大夫盡思以牖浙哉自今兩浙士有能嗣文成而奮起者余知其爲大夫功矣

送洪方伯入覲序

吾浙首藩也當歲戊戌閩洪公以禮曹高第來視學政蓋重浙也既而歷叅藩廉訪使爲左右轄凡十年三晉秩而不出吾浙蓋爲浙重公也今己酉公且以歲事入覲矣戒行其屬同轉運

吳君等謀所以贈公者而徵言於予予惟主爵
者既重浙於浙錢穀出入何若及守令丞尉諸
椽文學殿最何若非籍公一一條對誰能使功
實相應者爲浙重公則必終借公以惠浙使之
亥豕東土也不旋踵公當復來余有從竹馬候
公於曲江之滸耳夫何言哉嘗觀班史傳循吏
僅六人而以文翁爲稱首然文翁所用治蜀特
以敎化著聞如所謂擇郡邑開敏者十餘輩受

學京師歲省大官錢貨刀布蜀物遺諸博士與
夫建成都講堂除學官弟子徭役行縣則以明
經飭行者自隨蜀由此大化文風比於鄒魯舍
是無他才略可自表見者班史何以稱焉及考
周制諸侯以三年述職於天子獻賢能陳詩歌
而天子錫之燕享至曰爲龍爲光其德不爽若
深有艷於賢能之出以光邦家者然後知吏職
之所重誠在此而不在彼也我明興於方伯之

署曰承宣官曰布政比比蘇陛而貢士曰提調此
其意可槪見而論者乃徒以典司財賦當之亦
左矣今上卽位之二年詔太宰御史大夫差次
上計吏拔其尤卓異者賜宴別殿侑以白金綵
幣海内聞而修傳之以爲成周盛事葢又三十
餘年而上稍稍勸於勤有司奉職者或多不恪
倘恭然申飭舊典坐明堂延見諸上計者詢治
狀孰有如公爲方伯時適東南中水患而浙尤

甚公爲之議賑議貸曾不動聲色而民忘侵賦亦卒辦者乎又孰有如公之治兵海上時能使材官劒客帖然受約束儲胥若增堞餘皇若增翼者乎又孰有如公之視學政時能使多士嚮風無不興起於文教者乎自庚子迄今大比士四矣濟濟焉彬彬焉對賢良而篚鵷鷺者皆公高足弟子是皆不啻中和樂職之篇流布闕下如文翁所遣何武十餘輩已也富沙李公召爲

司徒未幾即爲太宰康僖陸公入爲大司寇實
吾浙事方今部寺多闕天子每歷之而難其人
乃一旦得公必且超拜卿貳以慶龍光之遴何
論燕享金幣浙將不復能有公矣吳君瞿然而
起曰公出而岳牧則浙重入而端揆則朝廷重
爲浙重者則惠在一方爲朝廷重者則惠在天
下鄙人安知仁義饗其利者爲之有德與其使
浙之有公也毋寧使公惠及天下尚亦有利也

與哉遂操牘敘之以獻於公公乘駕

送陳使君之思州序

漢武帝時通西南夷地開黔中郎今之思州是也溪洞深阻遞服遞叛至明與始設守焉佐以庶官隸以土目輯以編戶而文物地望駸駸與中州齒矣然而士人未有喜得思州者也萬曆乙巳其守闕主爵者推中牟陳使君往蒞之予迫於樞府某郎署某某之請縱不文亦不敢辭嘗

閩使君權賦淮陽其裁決如風操持如水淮人相與俎豆之非大有才具者烏能此故皇帝軫念遠人借使君而臥治焉不然豈其小之乎用使君也異時守思州者不曰是皆王人而率用魍魎禦之倏且爲眩倏且爲厲是以斤斤者猜之將遂溺之靡靡者慴之將遂淤之霍霍者虐之將遂激之又何異駭獸而搏之其不益挺而走險者有幾使君往矣第奉尺一而撫循諸夷

毋寧力得之務心得之與其厥官約劫餙瀑滌咸慎大貞毋或俾諸夷竊訾我與其士目約汝惟稟於一王之法毋或虞我我亦無有苛汝與其編戶約謹治爾生我其綏若不善爾生戕我嘉生我則有大降眚示之悃愊寬之浩蕩綱中廓表如日月無隱於諸夷諸夷必仰首闐鼛鼓舞承叙以使君爲慈母爲神君廟貌血食當不啻如淮人之奉使君者是固使君千秋業也初

高皇帝定貴州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鎮之復諭曰非明臣重望者未可以託蓋聖謨之弘遠如此今皇帝不忘遠之心同符高祖而使君負大才具推以建立寧謂名臣重望獨出汝南平章下哉諸君第遠之如仲山甫爲賦蒸民嵩高之詩近之如王褒之頌韓愈之歌柳宗元之雅以紀熙朝之盛事寵君行色毋效尋常薄思州爲也使君聞而謝曰臣子業以身許國

東西南北惟所命之敢擇官乎且先靖獻公之效節也詔下族矣天王聖明幸不蔑其遺孤越四世而生我大王父起家大京兆王父恭靖公以南大司寇贈左都御史科第聯緜以洎予小子徼此二千石常以虛忝國恩是懼乃今獲承大教庶幾有所藉手報萬一矣遂治裝行而諸君設祖帳餞之

贈黃別駕奏績序

黄相君起家孫章盛仕而倅杭郡以廉善著落臬大夫御史臺御史中丞莫不交疏薦之比三年遂得貤封兩尊人如秩於是僚友某某謀贈相君乃損書幣謁予林中而徵詞焉予以爲今之倅漢之别駕也是時太守而下止别駕一人故其任重而其才得自見如陳蕃題與王祥佩刀皆由此選今郡國鉅細一稟於二千石而兵戎丞爲政訟獄理爲政倅所專事幾何而又三

分之曰糧儲曰水利曰織造郎相君職掌在焉凡上所須火龍粉藻諸章服專設中貴人董之而金錢悉倚辦令長倅於其間若踐更然當領運則從貂璫而北輸之尚方倅事畢矣餘郡國事會不得問人雖有才將何以自見矧杭在都會之首晨起而揖拜上官不遑朝食然上官卒有所委任以察倅材能無論繁叢瑣屑一埤益我倅皆怡然任之又何勞勚也夫其無以自見

故居若職者多以閒曹爲解而其勞且勤則事
若職者多以少有不給求備故最則五當他人
之三殿則五當他人之七非有能其職者不得
考滿此倅之適患也顧獨不可以此格相君姑
述不佞所睹記者相君清修自奉常祿而外不
妄取一介登其堂闃其室蕭如也則請敎歙泉
之咏相君嘗攝郡丞及新城錢塘兩縣令事皆
以清靜爲務法網不及淵魚催科不及杼軸買

不及市閭不及門而事亦大治則請效寧一之歌歲大侵相君爲糴穀於傍省民賴以全活者萬計則請效汎舟之書相君嘗扶侍太公謁選上都中道而坳哀毀之甚至鬚髮爲落逾年更生則請效枯魚之什相君伯仲七人友愛殷殷終身不敢言析產事他如建祠宇修家乘皆獨捐俸爲之則請效三荊之語相君有五丈夫子秀美而文爲諸生有聲其一已舉孝廉矣則請

效自眉之目凡此豈予之私言也葢郡之搢紳先生傅士弟子鮐背黃口田畯里胥亦既公誦之矣即以是奏諸冢宰齋戒受焉可也

送游明府入計序

吾兩浙縣治七十有一較其良窳必首雞長興葢五十年閒未有以高第徵者邇人相戒顧無得長興令久矣萬曆辛丑豫章熊公來視事一切用蔺稽精核審聽斜察澄汰之諸弊爲洗邑

乃大治迨其徵也父老遮而泣曰天惠吾邑安得再如熊公者繼其後乎庚戌楚有生游公甫下車而均田之事起衆皆洶洶莫能自保公不動聲色徐酌其貧富而調劑焉田遂均邑中安堵如故父老喜曰果天幸再得一熊公矣居久之父老益習公政則又喜曰熊公不如也予究其故曰熊公當廢弛之後爲治易公嗣循良之後爲治難熊公盡法而民不犯法易公不盡法

而民自不敢犯法難矣曰如若言熊公信不如
矣今天子以靜攝故久不視朝視朝則必大修
計典其所爲安享賢能吏者當首及公其所優
擢臺垣法從之官以風動海内者亦當首及公
即銓曹欲申飭久任之令必不能舍公而他擢
即吾民欲長有公亦不能奪公於國門之外而
借留之也計期廹矣若將柰公何父老曰吾固
知公之當上計也公上計不擢爲臺垣法從之

官不足以酬公亦非臺垣法從之官不足以塞
吾邑民之願周南之詩有之父母孔邇夫赤子
待乳哺以生其不能遠父母也情也即爲父母
者一旦免赤子於懷寧遽恝然乎今之邑民非
昔之邑民疲病極矣公在事歲幸屢稔米價不
至騰涌而民又樂公之拊循緩敲朴故皆爭輸
恐後課額以登然而宿逋有未能一一償者此
亦魴魚頳尾時也閭井愁號怨讟之聲九閽萬

里無由達之能達之者獨臺垣耳臺垣爲浙人人且疑其私而不之信非浙人又遠而不能信其悉之而不以疑者非公而誰也公倘不忘吾邑能抗疏請蠲宿逋即公去尚猶庇公宇下哉予曰熊公去而爲司諫距今九年曾未得入署垣事即署事矣而天子未必下其疏即下矣而所在有司又未必能奉行逋蠲否未可知也顧公計畢以其間白銓曹請得舉士如曹參者自

代則吾邑民受清淨寧一之福不尤多於蠲租什倍乎公聞之曰吾烏能忘爾桐鄉況有熊公在敢不與之共壽謀所以善吾後者于是父老益大喜莫不舉手扶轂送公就道曰為我語熊公有去思碑亭在澤堂之東巋然與浮圖並峙矣

壽方司徒九十序

予覽圖記言軒后訪道容成子浮丘公處在新

郡今猶稱黃山云予家長城與新都並屬郭地每思策杖往遊未能也比者客泰淮適有事於白嶽參軍吳子實從臾焉于是緣蘿葛冒霧露披搜幽邃僂而陟其巔西眺匡廬北瞻潛霍白雲橫際大江若覆盂水迤邐而趨金陵群峰映帶俯仰爲容洵劃然大觀也旣還吳子迎謂曰若登黃山乎予謝曰幸賴君言游甚快雖然天地之氣竅於山川夫其蜿蜒欝積之所孕注豈

徒丹砂水銀竹箭芝蘭文禽珍獸之類爲能當
之意者有異人焉而恨未及見也吳子曰然則
其人若何予曰山自天都南來若連若窮此乃
益崇倒影拔勢厥厚地而翹高空登者若御泠
風六月肅然衣則重焉是其人必奇偉豊傑爲
物之宗修名韮聲掩壓大邦若乃嚮明變態彩
翠相錯險平互屈吞吐陵薄恍屏辟列而雲錦
爛也是其人必含咀英華飫渥丘索抽秘逞妍

可以潤色鴻業而流芳述作若乃峪結孤秀廻
絕人寰一望憑虛窮乎茲乎其不可攀是其人
必廓曠昭爽獨往獨還世方拘拘彼則閒閒視
夫升沉是非之代會不芥蔕而何足諭詆於其
間若乃幽崖重阻草樹蔽虧石梁雲竇紫房丹
榜經其處者猶能絕粒茹芝通神不饑而況其
所薦生者哉是其人必且松柏顏眉冰雪骨肌
引歲却期與天地而相齊者也吳子曰噫若是

則我司徒方公其人矣公少有沉默之思于文章無所不工尤侃侃負氣節其舉進士時擬公名冠臚唱以語侵權貴置之及歷官亦多與當事遻然公所至有績嗛者卒無以中之晚乃進南少司徒方綰三綬日視事而悶公者言公老聞見步履且廢公遂上疏乞休太宰濟南楊公固留之不可朝野嗟歎以爲兩疏而後未有也家居以著書自娛屏跡不入城郭惟採金中使

至始一出建議請歲輸若干緡毋重煩供億以
撤百姓江左賴焉今年公九十矣精神益矯健
郡人士皆拭目以俟天子存問盛典語云有開
必先嚮非山靈所鍾宜不及此予乃憮然失恍
然憶也嘗聞之父老言公撫浙時防汛海上覆
倭船者九以所獲首虜聞故事海戰不言級僅
得賜金幣諸將望之公曰此疆臣職耳何論功
爲其鎮靜率類是夫鎮靜是壽術也容成浮丘

所與軒后言存神鍊精之道寧復有加焉者乎
頃從黃山望古洞天歷歷可數詎無遺丹委液
以授後之代與者是在公矣會吳子締姻於嗣
君將修萬壽之爵予則颺歌曰黃之峇浩無垠
薦公之醇要公乎上真吳子起而和曰黃之澤
靄無極霑公之灑從公乎壽域遂再拜稽首命
酌者志之往以爲公祝

余雅聞先輩言善諫者必舉賈誼陸贄爲稱首
賈疏剴而切陸疏婉而莊匪剴而切無以洞國
計匪婉而莊無以悟主心故也近時廷臣所條
上封事與是或矜訐悻直希附蹇諤之義而訐
發陰事逆揣未然以切責人主使之負愿蒙謗
而無可容或厭勦他人唇吻而故艱深其旨險
陂其詞即經生猶不能解讀而務欲人主自喻
或瑣及米鹽無當大體甚則帷房帀井穢褻狎

媿之語有掩耳所不顧聞者而動引陳說了無忌諱予竊病之內鄉李公以理官高第徵拜南臺諸所規畫若遊餘刃而孤忠自許尤足揭日月乎鬼神者受職巳來凡得奏議若干首大抵慷慨懇到安重簡嚴務輸悃誠不蘄詭激務窮事變不蘄煩苛是故疏草一出中外傳誦以爲嗣響賈陸豈虛也哉比者行取之令不下臺端之人動多乘摭公今復奉詔廵江矣大江南北

蒞符千里所轄郡邑數十其間吏有廉墨俗有淳龐物力有盈詘皆當綜核以聞臺端無劇此者記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夫利非以便身肥家蓋有裨於社稷之謂也今上端拱制治疏每留中臣下莫測其萬一惟至誠所感金石爲開則其望於公之建白益不小矣公家代工文所著有六李集行於世苐觀公奏議凜然風生不啻諫獵一篇彼文何足盡公也

予齒日邁而志在山林碌碌無所短長題此增媿

元史紀事本末序

史之體有二左氏以編年而司馬氏爲紀傳世家編年重在事而紀傳世家重在人重在事者其人多濶略而無徵重在人者其事常散漫而難究故袁氏之通鑑本末出焉其體用左馬而取其事之最鉅與其人之最著者各以年彙次

之不必如訓家之所爲張本爲伏爲應一舉始而終瞭然若指掌讀史者尤便之而獨惜其闕宋元也于是劉侍御陽生氏發其議陳司勳德遠氏輯其書余爲校而梓之以其板歸之國學而二十一史乃全嗟乎自正統之說行而秦晉隋元皆黜爲閏青衿而應制科者不得舉其凡而學士大夫號爲希古博洽之流往往心畏其繁而口摘其疵至左馬而下問以范曄陳壽之

據有所不能對無論元矣我明之功議者以為
不減開闢惟夫驅左衽而冠裳之也然能黜元
統而不能盡廢元法如欽天推步非至元間之
所授者乎鄉會三場之制非皇慶間之所定者
乎經義如四書易詩之用朱註書之用蔡註春
秋之用胡傳非延祐間之所表章者乎文武官
級非劉秉忠許衡之所建設者乎漕渠自徐州
以抵通惠直達京師非張禮孫郭守敬之所疏

鑿者乎河防如築堤治埽諸法非賈魯之所經營者乎大抵開創之始所引用者皆勝國之人而所習見者皆勝國之事故一時紆畫厝注有不得不相沿襲者是以漢不廢秦唐不廢隋蒞其勢然也今之讀史者無亦考其人與事何如耳何必黜閏哉況乎歲功不得閏則不成自有天道已來閏之不可廢也久矣

賀葉少宰入相序

我朝置相未有不自翰林入者或謂當宣廟時翰林所掄秘書處在奉天門東廡而大學士爲之師間召詣閣中出百官章奏示之令議所當罷行以試其才果達於政否而又陰察其行必顯然負時望者然後得陟宮坊膺大拜葢其慎重如是今大學士不暇爲翰林師而翰林朝夕所講習者舍詩文數篇而外幾不知政事爲何物遇相臣闕卽翰林以資進而悉置才與望勿

同矣葢相總百揆操政本茀令舍才望而惟詞藻是膚如相何故銓部大臣請擇九卿中一二賢者得與翰林並推而聽天子裁決焉然則曩時所屢以爲請而不報近雖報可而卒不行者非耶夫翰林之儲相也素矣其在經筵君德以之成在史館記載以之信在鎖院賢才以之拔在東閣機務以之理是皆才望之莫大焉者而謂翰林獨工詞藻養資俸一何謬哉今翰林葉

公歸南少宰入相矣公詩文有蒼霞集行於世文多跡左國儷先秦而昌羊乎西京之圃詩絕不爲大曆貞元以後語士大夫愛而珍之無不若天球赤刀者此直其緒餘耳公不從金華殿中作侍講官乎不掌起居注兼修國史乎不主鄉會試乎不爲南少宗伯及今官又嘗攝司徒司空納言諸曹事乎大都本以精白之衷出以夷廓之度發以伉爽之議而運以堅貞之力吾

見其責彌重其效彌著矣先是公再疏請告天子方倚注公優詔弗許而公亦思有所稱塞天子亦不敢以勞苦滯淹爲辭至今日乃奉白麻之拜一時士大夫無不喜公之入而猶惜其晚也國初稱名相者必曰楊文敏實爲閩人垂二百年而公繼之卽公才望日崇依然在翰林者二十五年而有今命夫天既已開之而復若靳之必歷試之乃始畀之何也意者閩氣難爲鍾

大任不輕授歟時與公並拜者左宗伯李公亦公同鄉同舉癸未進士又先後爲南少宰則天之所以張閩者益可知矣於是諸曹郎某某等遂次不佞言以爲公賀

贈裴司空子告南還序 代作

士君子立身大節無有重於出處者孟氏稱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推爲聖之時至於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則

偏於仕矣後之說者遂難進三讓易退一辭以深立躁進之防然以此而律士君子則可非所以論人主用人之術也使士君子而進退如是豈國家之福哉嗟乎此吾於大司徒裴公之行深賛公之出處有據而尤不能無望於國家也公以戊辰登第筮仕行人一年擢省中六年先後太僕奉常皆一年撫鄖陽三年入貳司徒一年少宰二年司空三年而家居半之則公豈不

難進而易退者哉夫主上固不可謂不知公也當公以太僕請假也此在主爵者能主之遂一請而聽之至於少司徒之請告則主上初再不允也至於三乃允之及大司空之命三辭不允而始之官今又以固請而予告矣溫綸鄭重暫許回籍小引時月即復起家主上豈非深知公乎而無柰公之難進易退何也公今行矣諸曹郎圖所以誦公行者造不佞而請爲之詞予謂

諸曹郎灼知公心其將終於處乎抑尚不能無
出乎比予以引年乞休私謂予曰公家文政自
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其後握樞秉政卓
然稱宋名臣公獨無意天下乎予謝曰嵛何敢
望文正唯是文忠深荷憲宗之知不惜身犯矢
石以平淮蔡誅數十年之逋兇卒扶唐室再造
而天下繫爲安危此則公家業耳夫憲宗英主
也知文忠固宜當其在穆敬文三朝錢徽皇甫

鑄之徒相繼阻撓其間文忠亦浮沉前却時解
政柄時釋兵權末年遂不復有經濟意治第東
都集賢里爲綠野堂與白香山劉中山結文酒
社天子猶知文忠雖老神明不衰屢詔敦趣赴
闕是文忠蓋始終遇主矣公今勲階與文忠檢
校司空時埒年方逾耆政其居東都日也武夷
山水清佳公歸而徜徉其下豈不誠適主上思
用舊臣一旦下尺一之詔趣公於家畀以大政

公又何辭焉郎開府監司窺公強飯必且交騰
薦剡而不已則公茲行亦一時之休沐耳豈得
遂云懸車哉總之公於出處明矣為仕可也為
時可也以文忠而為伊尹孔子可也諸曹郎洒
然有快予言乃書諸牘以進于公

送按察副使茂成劉公進山西㕘政序

往歲己亥上谷劉公以工部郎出主吾浙南關
榷政關控江海襟喉是材木竹箭薪槱之所集

也公政跡不能悉數其大要屏騶僧息偵夫寢竿牘塞近竇與五方之商平其利以登水衡之額商以不困爭爲歌頌之載在碑記是以吾浙士民無不相顧而視曰乃公賢使者縣官何惜一璽書不遂以公惠吾浙逾五年公拜浙按察司副使旌節且至前所相顧視公者蹠相躡而出迓者廓遠者境之上爭褰車帷覘之曰果我公也是鬚髯稍加長而神益王無不相顧向天謝

驩呼乃去公故鎭靜不喜用煩苛文法然亦未
嘗有所縱貸以滋蠹弊卒能使軍無匿丁無
曆餉而尺籍爲淸浙當閩廣豫章孔道合繻綸
虛日公未嘗以愛憎爲加損傑傳者便焉會落
臬多闕官御史中丞檄公攝糧儲道則布政司
叅政事也浙賦以百萬計運艘以千計移牒旁
午皆取給於一叅政當北發則身親督之渡江
逵淮而止於是公倣裝行矣前所驩呼得公者

相顧謂曰是不三月當還無事留公爲也俄而
璽書下進公山西叅政則又相顧驚愕曰我公
將不復還浙也縣官幸念浙惠之公而又奪之
何也晉邊虜猶在鴈門馬邑之外浙三垂沿海
與島夷共有如以一驅破浪而至誰能禦之此
其屏翰孰急大司農歲入晉賦一之浙賦九之
此其轉餉孰多晉唐虞故都也至於今其民險
而好思有桃棘樞榆之遺風焉浙民富者競侈

汰而貧者挾狡詐往往扞法綱弗顧此其治理
號難縣官誠急浙多浙而難浙柰何不遂以公
郎眞如洪公故事洪公者今左方伯也由吾浙
學副歷叅政爲藩臬長故云如是公所屬府運
守丞而下某某輩解之曰爾浙人感恩公切故
所知僅一公縣官視天下才皆其才天下地皆
其地夫安得爲區區晉浙計輕重又安得爲一
浙留公第公且召入不遠矣誠入必在宰衡則

請為浙擇賢守令又為浙請大司農毋格沮上
恩澤使百姓歲歲得賜租爾浙何嘗終失公余
方迫於寂寞之鄉聞而謝曰甚矣諸大夫之為
浙善頌公也詩有黍苗之篇夫既言之矣吾浙
人不能一日忘公公亦豈忍忘浙敢裂帛書之
納公行李

壽沈母姚太孺人七十序

萬曆乙卯之秋某月某日沈母姚太君七十矣

太君有子孝廉張几筵設鐘鼓帥其婦若孫洗爵而壽太君爲之引滿其姻黨柴仲美等以次進拜太君堂舉壽爵太君又再引滿盃竟日靡有勌容而碧瞳鬒髮望之若神仙然莫不退而疑曰太君豈從西王母上元夫人遊餌黃金而烹大丹故能壽若是余曰黃金大丹神仙家有是言矣然而非世所覩也不若徵之太君之德夫自昔賢媛其最卓犖者周伯仁母之順魯文

伯母之莊韓康伯母之約孫叔敖母之慈陶士行母之能皆至德也而莫能兼兼之者唯太君太君本石門舊族其中表王隱居與沈太公善勸置側室太公知爲姚氏愛女意猶難之而太君欣然請行何其順也太君來歸時王母顧太孺人與陸太孺人俱在堂嫡母孫太孺人持家秉內外斬然太君一以畢詳勤謹當之三太孺人終不能以苛禮加太君而太君亦不以無苛

故息三孺人禮其歲時伏臘起居益恭已而甚
相勞愛並稱母母何其莊也沈家業非乏而太
君自十六歸沈迄五十餘年首不重飾身不累
綺郎湖山勝地衆所艷羡者非春秋拜掃未甞
輕出郭門一遊目焉何其約也太君少信佛戒
殺而太公慕冲舉之術年未艾郎屏内弗御與
孫太孺人居同室食同器孫竚後始得一意奉
齋每晨起誦佛號千遍跽祝曰願亡者生天存

者無疾病何其慈也太公以節俠稱喜賓客孫
太孺人旦夕治中饋常恐不辦晚年孫曌未疾
一切米鹽皆屬太君而太君不憚拮据佐之至
撫孝廉尤多義方之訓都人士無問識不識皆
知孝廉者何其能也余讀漢武外傳見西王母
借上元夫人降栢梁殿庭告帝曰汝胎性暴胎
性泆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暴氣奔而神攻泆
精漏而魂罷奢眞瀉而靈穢酷仁喪而形亂賊

心闢而筋絕汝能去此五懸反諸柔善可以長生可以度世乃太君順則不暴矣莊則不泆矣約則不奢矣慈則不酷矣能則不賊矣此母德也亦壽道也且以沈家世論顧太孺人壽九十陸太孺人壽九十五即孫太孺人稍嗇猶踰古稀而上其家世壽既如此太君之自爲壽又如彼今天子在宥壽星見牛女分吳人多得壽而太君實應之異日者孝廉舉南宮爲天子侍從

臣請具象服翟翹以獻則姻黨之進而爲太君稱千秋百歲之觴政未有艾也區區黃金大冊奚足道哉仲美矍然曰善遂命暨子操筆載之

送蕭侍御考績序

夫人臣能舉職無負委任至意宜莫如御史何者職有不得言惟御史無所不得言職有不得行法唯御史無所不得行法故也然南北臺御史等耳北臺多得再考躋九列而南臺不滿三

歲輒外補往往以傳舍目之于是彈劾不及發
遯逃不及馳踵襲故常以待簡命無問職如何
矣南固祖宗根本之地文武大僚握重兵保釐
于其上百司庶府散布于其下而去北畿遠其
勢不能無所彈壓故屬御史爲耳目焉假令御
史者不舉其職安所事御史哉内江蕭公以貴
陽理高第徵拜御史理官者爲御史採風聞而
讞刑獄者也是以公之條議獨最工律令獨最

習一時風采大著臺端藎亦有自云先後敭歷若巡視五城上下江風陽倉儲及掌河南道事剴直有度開佑吉人如恐不及而大創於凶慝諸凡吏而墨者胥而狐鼠爲奸者因而撲鋤人者商而儈牟縣官緡者任而失伍者盜而聚萑苻者無不盡法之矣是時徵召廢銓選日壅滯礦稅之使騷動四方公數上封事不啻痛哭流泣請之嘗手焚其諫草不以示人也今年春司

功察南京吏績所應降黜者以聞上念臺省多闕有詔謫用南察竟不報公復抗疏以爲朝廷非乏人柰何以一二臺省壞祖宗令甲羣臣惶惑待罪自春徂秋人人莫自保如國是何上乃下其疏人皆頌公有回天之力焉余數奉公教令稔知公大氐修飾節約務持大體謂公溫然若玉於人無逆言乃盭氣橫發侃侃陳利害至犯逆鱗不避謂公善察得獄情寧出毋入乃介

持不畏強禦一切擘斷而收之無少假貸時言則言時法則法其舉職也如是今海内氣象疲薾執事者委頓無精悍之色名實謬盭緩急不爲賴敝也久矣自公在臺而文武大僚及百司庶府無不人人自濼磧靖恭乃職蓋天子所盡以許御史者公亦盡以報天子古稱不吐不茹無以加公之爲御史也哉于是公滿九年考矣在憲則載冊而聽於朝余安得留公行昔也待

公若調饑不可一日不得公今也奉公若典刑尤不可一日去公故予竊願公之蚤奏最而節鎮我南服也此誠衷言又不敢諛言雖然天子欲紓南顧之憂則必重借公余且拭目俟之矣

南京會試題名錄序

令甲武舉而外越六歲兩京有會舉所試唯材官暨武學之士而州郡良家子不與焉其重幾與文舉等大司馬誓師諸曹郎毋狗毋佚壹如

鎖圍故事蓋其愼也初試之騎而射合者若而人再試之步而射鵠加遠而合者若而人三試之對策校論以文辭合者僅若而人爲錄題其名而予以職司當有言首簡予按史地所稱勁弓彊矢介馬而馳搏秘若霆電引滿若月會不能與燕齊秦晉爭雄至於釋橐韔而奉觚筦追述韜鈐之要則彼燕齊秦晉且逡巡退避三舍此無他風氣之南北各擅其所長以相沿習故

也乃若忠勇所激烈以之折衝敵愾則固無南北一矣而獨不聞吳之先有孫武申胥所嘗以佽非水擊之軍覆楚樓越遂而抗行中原者乎、又不聞赤壁淝水間周瑜謝玄所嘗簡卒伍淩洪濤袒跣奮擲以走百萬之師者乎我高皇帝提三尺劍芟刈群雄一時佐元勲而刑白馬無非產於江淮者今之諸材官其後也列代承平兵革久偃諸材官皆習爲褒衣博帶傴僂若𢈔

儒以浮湛於閭里莫能樹尺寸自見然而比年以來疆埸不無事矣西討靈夏東援朝鮮南夷播酋赤白囊橫奔征調絡繹我吳兵多左右翕張其間卒以敵凱令海內指嫖姚而力戰鬬者必曰吳兵是即向之褒衣博帶而坐浮湛閭里者也予故曰特存乎忠勇激烈何如耳宋人言以弓矢得者不過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得者亦區區章句無用之學子大以為不然夫運籌

帷幄摩揣敵情何必不出策試旗鼓相當決勝
呼吸何必不出弓矢如前所云孫申周謝輩與
高皇帝勳臣皆由此選也藝有六而顓尚剽悍
者常廢其四故雖負鼙控縱逸之技湼湼詘於
謀畫而顓尚儒雅者常廢其二故有身為大師
竟不能親履戎陳唯蘭弓之卒章者日碩人俁
俁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斯非武與文合達然稱
名將者哉爾多士其務舉六藝而兼攻之以自

效於忠勇毋徒狃南北之習則予可藉手報大司馬矣

古詩所序

詩三百篇皆樂也仲尼未正樂樂先待之失所也甚矣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則其再始復亂洋洋盈耳者伊誰之功也哉由斯以降作者無慮百千萬言而撰定之家最者者無如蕭德施左克明郭茂倩或摘小疵而掩

全璧或綜樂府而遺聲詩要以稱得所紛來也明興北海馮汝言氏竭生平之力包作者之林溯六代而極黃軒靡不捜括於是詩紀出焉而篇什浩緐詩體錯雜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莫得其端左司馬汪伯玉言脫非易牙爲政孰辨淄澠艮匪誣矣余不自量間取其書而宰割之首列樂府次彙古詩析其疑滯訂其譌舛補其漏佚刪其重複都爲五十六卷題曰詩所所庶使

藝林之士隨體以求詩因人而論世于以探作述之源流窮性術之變化第品格之優劣掇辞藻之菁英即不敢謂雅頌皆得望魯衛之塵竊于馮氏詩紀豈不薄有釐正功乎書既成客有問余瞿曇氏內典亦云能所其旨何若余曰此之謂所有方所也遊于方之內者也彼之爲所無方所也遊于方之外者也參而論之則攬者不可不知其所矩作者不可不知其所規是亦

有無空相不即不離之寄因蓋詩之與禪通也
淵矣微矣無所所容吾言矣客笑而退

唐詩所序

余向輯古詩所至宮體以降輒廢卷太息蓋詩
有陳風季札先嘗病之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國
非無主也其下競爲靡靡而無所憚猶無主也
矧如叔世之君臣相率而趣靡靡不亡何待非
藉唐風節之傾耳皆伶倫屬爾然唐實基於隨

隨則何時哉而其中雄什緯有典刑是殆易窮則變天實開之太宗以勘定之功適符其運顧世儒遂予其文容化下亦過矣太宗固嘗效爲宮體而虞永興規之其爲秦王破陳之曲厥乎本質創興別製徒爲貌言至于廣置昭文學士聲詩流濫是皆上官昭容爲政其不爲亡國之續也者幾希是故唐之爲唐音也非唐爲之也其運微矣世之求多于唐者有云唐之創爲唐

音其功甚偉後世不能變其格顧乃古爲一變古亡于唐矣竊謂唐之變古良有之而變獨無善不善乎唐之變其靡靡者而爲唐唐寧不靡靡若乎請視漢爲古魏有變漢漢亡于魏矣後乎魏者遞變之遞亡之而獨唐黜乎詩以變而黜風止二南已矣列國不可黜乎大抵古今作者各篤于時由前則爲古之漢魏由後則爲唐之初盛舉盛以槩衰習無相遠試以論焉者論

詩求其神而已余因復輯唐詩所若干卷與前書合各體類從仍如前例搜引釐正力倍于前乃敢私寫軒輊姑以初盛為前集尋以中晚為後集以中晚之可抑者為別集抑之而不忍廢者尚為後乎唐者地也書成而病我不倫實無所逃罪然余任在舉贏刪非所事噫其孰刪之付諸來者

弋說序

沉幼宰爲諸生時好讀史遇有所得輒引筆爲之論積若干篇命曰弋說喜事者爭相傳矣幼宰不能秘於是以其說授梓人而屬予言序之予惟漢書初成朝士無能解者詔赴闕下從曹大家定句讀習之歲餘乃通夫以東觀盛時猶若此況范曄陳壽而下逮勝國諸史乎我明專用經術取士諸生之業大都剽竊先儒緒餘而微飽飣組織之欲分功於史學則其業疎欲以

史學参之則其業雜侯得一第然後以其餘力研窮汗簡而精已銷亡矣故夫能讀史者必其不爲諸生與爲諸生而不終者也幼宰尊公爲名御史又生長湖山勝地即不至侈服食擁艶治呼盧飛白以從事少年之樂必且擇師友修經生言以希步武青雲而幼宰獨矻矻焉古史是耽如所著弋說皆雄放沉至能極其情以與才合而不勝法若矢之貫心破的有餘巧焉以

視龍門蘭臺吾不知何如要亦蘇長公范增
戻論之流亞也今年冬嘗計偕矣以刼宰文彩
何慮不首舉南宮行將抽金匱石室之藏盡讀
之其用力益專其所就業益富寧但以史學擅
長已哉昔左太冲三都賦出能使紙價貴洛陽
而說者歸功於玄宴先生一序余姝不以為然
弟借余老矣猶及見刼宰全集更為之序否

元曲選序

世稱宋詞元曲夫詞在唐李白陳後主皆已優
爲之何必稱宋惟曲自元始有南北各十七宮
調而北西廂諸雜劇亡慮數百種南則幽閨琵
琶二記已耳或謂元取士有填詞科若今括帖
然取給風簷寸晷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
喬孟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彊弩之末矣或又謂
主司所定題目外正曲名及韻耳其賓白則演
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或又謂

西廂亦五雜劇皆出詞人手裁不可增減一字故爲諸曲之冠此皆予所不辨獨怪今之爲曲者南與北聲調雖異而過宮下韻一也自高則誠琵琶首爲不尋宮數調之說以掩覆其短今遂藉口謂曲嚴於北而疏於南豈不謬乎大抵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採之樂府而觕者雜以方言自鄭若庸玉玦始用類書爲之厥後張伯起之徒轉相祖述爲紅拂等記則濫觴極

矣曲白不欲多唯雜劇以四折寫傳奇故事其白有累千言者觀西廂二十一折則白少可見尢不欲多駢偶如琵琶黃門諸篇業且厭之而屠長卿曇花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沙梅禹金玉盒白終本無一散語其謬彌甚湯義仍紫釵四記中間北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韻少諧不無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南曲絕無才情若出兩手何也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琵

琶上而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夫幽閨大半已襍贋本不知元朗能辨此否元美千秋士也予嘗於酒次論及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類永嘉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尚津津稱許不置又惡知所謂幽閨者哉予家藏雜劇多秘本頃過黃從劉延伯借得二百五十種云錄之御戲監與今坊本不同因爲校訂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釐成十集藏之名山而傳之通邑大

郁必有賞音如元朗氏者若目妄加筆削自附元人功臣則吾豈敢

元曲選後集序

今南曲盛行于世無不人人自謂作者而不知其去元人遠也元以曲取士設十有二科而關漢卿輩爭挾長技自見至躬踐排場面傅粉墨以為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者或西晉竹林諸賢托杯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所論詩變而

詞詞變而曲其源本出于一而變益下工益難何也詞本詩而亦取材于詩大都妙在奪胎而止矣曲本詞而不盡取材焉如六經語子史語二藏語稗官野乘語無所不供其採掇而要歸於斷章取義雅俗兼收串合無痕乃悅人耳此則情詞穩稱之難宇內貴賤妍媸幽明離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狀而塡詞者必須人習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此則關目緊

奏之難北曲有十七宮調而南止九宮已少其半至于一曲中有突增幾十句者一句中有襯貼數十字者尤南所絕無而北多以此見才自非精審于字之陰陽韻之平仄鮮不劣調而况以吳儂強效傖父喉吻焉得不至河漢此則音律諧叶之難總之曲有名家有行家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閎博之士皆優爲之行家者隨所粧演不無摹擬曲盡宛若身當其

處而幾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
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是惟優孟衣冠然後
可與于此故稱曲上乘首曰當行不然元何必
以十二科限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何必各占一
科以應之豈非兼才之難得而行家之不易工
哉予嘗見王元美藝苑巵言之論曲有曰北曲
字多而聲調緩其筋在弦南曲字少而聲調繁
其力在板夫北之被絃索猶南之合蕭管摧藏

掩抑頗足動人而音亦嫋嫋與之俱流反使歌者不能自主是曲之別調非其正也若板以節曲則南北皆有力焉如謂北筋在弦亦謂南力在管可乎惜哉元美之未知曲也由斯以評新安汪伯玉高唐洛川四南曲非不藻麗矣然純作綺語其失也靡山陰徐文長禰衡玉通四北曲非不伉俠矣然雜出鄉語其失也鄙豫章湯義仍庶幾近之而識乏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

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謬其失也踈他雖窮極才情而面目愈離按拍者既無繞梁遏雲之奇顧曲者復無輟味忘倦之好此乃元人所唾棄而戾家畜之者也予故選雜劇百種以盡元曲之妙且使今之為南者知有所取則云爾

彈詞小序

自風雅變而為樂府為詞為曲無不各臻其至然其妙總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而已若有彈詞

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説唱於九衢三市亦有婧女以被弦索蕓變之最下者也近得無名氏仙遊夢遊二錄皆取唐人傳奇爲之敷演深不甚文諧不甚俚能使騃兒少女無不入於耳而洞於心自是元人伎倆或云楊廉夫避亂吳中時爲之聞尚有俠遊宾遊錄未可得今且刻其存者

送徐京兆序

鍾山北峙大江東流烏巷雀航猶存遺壤龍蟠虎踞欝作神京王氣盡而花鳥悲皇風穆而市朝改昔賢樽俎登臨繫故國之思今日軒裳宿餞展新林之勝徐京兆以六經學綏三輔坻苏奕家聲顧陸華宗之右循良政術趨張青史之前雖冕旒逾厚於眷知而輦轂仍資其馮翼不煩鈎距姦無毫髮之容並沐保釐惠極羽鱗之被兩都蹟在袍案牘而趨朝三載課成整驂騑

而戒道移秋駕飾春裝背吳會於星津指燕關於日路蕭疎落葉芝之菡撼以俱飛搖裔征鴻鶂舟隨而共泛人懷歲月方新探菊之歡地隔風煙遠動驚蓬之感旣而斜曦不駐曲宴將終嵐氣沉沉結蒼雲而向晚川陰冉冉傍綠樹以凝矊睇萬里之嚴程總搖別緒罄百壺之美酒詎瀉離腸僕進不適時退寡絕俗遊情疎放久混漁樵野性微馴楚依鄰邑幾欲迴轅於窮路履

逢解榻於高齋葉縣之入覲雙鳧朝廷而不
出遼海之歸來獨鶴顧城闕而難留唯當江上
紉蘭聊持佩德山中攀桂遠寄思仁擁軟伊何
願君行之少緩濡毫于是旌予分之所投請摘
古詩各操新咏

壽李太公詩序

葢聞龍德之初戒潛龜書之首稱壽扶陽代相
經術顯矣而岡陵之頌罕陳太原偕隱幽光著

矣而羔鴈之榮莫嗣詎能朝章家慶如今日兼而有之者乎太公出自仙李之鄉居鄰大椿之域清標奕奕瀏世翩翩郭泰知名嘗充都講馬卿能賦肯起貲郎雖纘服於簪纓獨怡神於泉石太君並高眉壽翟茀乘軒大夫方滿立年隼旟開府王事敦而日邇覲舍遠而雲飛御有板輿迎來薇省烏程酒熟上南山之壽杯玄籥星周舉西池之高宴于時春陽乍轉淑氣初迴梅

花共舞袖交芬黃鳥逐笙歌遞響靈壽之杖遠釣九重燕喜之歌爭傳百邑其弓裘靡習縫掖無聞徒以先人託附驥之餘而賤子辱登龍之末得御公家元禮喜色可知顧惟我祖初成遺諳猶在敬從三祝爰賦十章將無見哂大方姑以先諸酌者

曾明府三吳輿頌序

蓋聞天之間氣世之偉人是以瀛島仙桃必三

千年而始實熙朝王佐亦五百歲而後興彼楚
國固有大椿而梁棟之材不適漢代寧無茂宰
而岡陵之頌未孚非夫用與時違則或壽因名
掩孰有勲垂汗史福備洪疇如今日君侯者乎
君侯學傳東魯文嗣南豐運濱渤而上扶搖壯
圖誰禦吞雲夢而不芥蔕雅量自如方公車屬
待詔之初已當宁歎相見之晚謂烏程乃山長
水遠之邑毋弄印而依遲惟君侯實氷清玉潔

之操特剖符而共理割雞聊試乳雉旋馴繭絲紬而壤賦登鉤距屏而庭訟息德聲洽咏仁風飄十地之雄道化騰謡惠露灑九天之渥加以招延蒼璧奬誘青衿訪陽晝於垂綸引王符於倒屣遂使鑿坏遺叟眂隣燭以分輝栖泌寒流跂江波而竊潤如僕者宦途早落藝苑久荒徒以古貌古心而讀古書幷爲養拙不能圓言圓行而應圓物祗坐窮愁志益摧於憂患之林齒

漸逼於虺隤之境義無可往幾杜泄柳之門事或在公偶造武城之室亦知民懷慈令吏畏神君常恐三年之考績上聞必有一旦之徵書下及正欲叩閽而借寇適當瞻嶽以生申燕鶯譜百里之絃歌爭自前溪刷羽桃李藹萬家之春日疑從玄圃移枝種種翩翩形形色色雖則君侯望重無庸藉品類以開尊然而我輩情殷不免倩羣芳而作賀敢請善繪者圖爲若而幅工

詩系之如其篇並振詞鋒同濡筆海何必捧觴稱壽盡霑賓客之塵庚幾舐鼎得丹永託煙霞之庇

負苞堂文選卷之三

吳興臧懋循晉叔甫著

引

冐伯麟詩引

此廣陵冐伯麟詩也伯麟束髮希古即能詩詩不盡於此此要之舉一臠而全鼎可知也予既輯古詩所將舉全唐附之時客居秦淮伯麟每過揚搉輒移日予因謂唐時樂府雜於鐃歌五言

窮於漢魏獨歌行近體七絕有前人所不能加蓋其格氣渾厚意象含蓄聲調和平一唱三歎深得國風微言故也李于鱗之評少陵猶以爲篇什雖富頹然自放況大曆而降元白諸人者哉夫詩之不可爲史猶史之不可爲詩世顧以此稱少陵大家此予所未解也大抵能變一代之體者必擅一代之才故陳思出而漢體亡矣平原出而魏體亡矣然而論者以冠陳思於河

間跡平原於步兵則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少陵淹通梁選出入楚騷其志量骨力豈不凌厲千載然而唐體亦自此亡矣今之宗少陵者如射覆然髙之存金存玉甲之存瓦存石甚至陰摹而陽慕之幾於生折少陵而媢然自託以爲神奇者何其紛紛也伯麟詩於唐體無所不擬倘亦有當少陵乎愼毋若今之宗少陵者伯麟視予而笑莫逆也遂併題之集端

王茗堂傳奇引

臨川湯義仍爲牡丹亭四記論者曰此案頭之書非筵上之曲夫既謂之曲矣而不可奏於筵上則又安取彼哉且以臨川之才何必減元人而猶有不足於曲者何也當元時所工北劇耳獨施君美幽閨高則誠琵琶二記聲調近南後人遂奉爲榘矱而不知幽閨半雜贋本已失真多矣即天不念拜新月等曲吳人以供清唱而

調亦不純其餘曲名莫可考正故魏良輔止點
琵琶板而不及幽閨有以也琵琶諸曲頗爲合
調而鋪叙無當如登程折賜宴折用末淨丑諸
色皆涉無謂陳留洛陽相距不三舍而動稱萬
里關山中郎寄書高堂直爲拐兒紿誤何繆戾
之甚也至曲每失韻白多冗詞又其細矣今臨
川生不踏吳門學未窺音律艶往哲之聲名逞
汗漫之詞藻局故鄉之聞見按亡節之弦歌幾

何不爲元人所笑乎予病後一切圖史悉已謝棄閒取四記爲之反覆刪訂事必麗情音必諧曲使聞者快心而觀者忘倦卽與王實甫西廂諸劇並傳樂府可矣雖然南曲之盛無如今日而訛以沿訛舛以襲舛無論作者第求一賞音人不可得此伯牙所以輟絃於子期而匠石廢斤於郢人也刻既成撫之三歎

俠遊錄小引

余少時見盧松菊老人云楊廉夫有仙遊夢遊俠遊冥遊錄各四種實足爲元人彈詞之祖每恨無門物色之後四十年而得仙遊夢遊二錄於里中鬻嫗家校刻行世矣又十年歲壬子以採茶過壽聖寺此創自吳赤烏而重修於元之至正巨麗甲吾邑今皆爲茂林修竹獨毘陵閣猶巋然青葱峭蒨問蓋佛力也余登眺良久忽豎子墜閣下云承塵中多藏書盡爲蟲鼠嚙蠹

如敗絮余念寺之廢久矣而閣獨存是書何遽不如閣耶亟命檢之則所謂俠遊者在焉讀其書校前二錄小異而豪爽激烈大過之摹寫當時劍仙諸狀若抵諸掌誠千古快事然其間脫落者十二三不敢泥闕文之說輒爲詳其首尾繹其意義倣而足之亦不至如束廣微補亡詩直用鑿空爲耳昔魯恭王壞孔壁而尚書諸經乃出說者謂天之未喪斯文故其藏也若避秦

火而其出也應漢表章俠遊何物出亦有將然
則古人秘書所煙滅而不傳者固已多矣太史
公作史記欲藏之名山而副在京師傳之通邑
大都有見哉有見哉

荆敘記引

今樂府盛行於世世皆知王大都西廂高東嘉琵
琶爲元曲無敢置左右袒然予觀琵琶多學究
語耳瑕瑜各半于曲中三昧尚隔一頭地而得

與西廂並稱者何也往遊梁從友人王思延氏得周府所藏荆釵秘本云是丹丘生手筆構調工而穩逕思婉而匝用事雅而切布格圓而整令坊本大異循環把翫幾至忘肉乃知元人所傳總一衣鉢分南北二宗世人自闇見解緣相祖述尊臨濟而薄曹溪蔽也久矣夫璧有兩色澤皆同而價懸絕特甚惟識玉者能就其側而辨之何況彼此相形低昂並列者哉尹夫人之

望見邢夫人心折氣沮直欲自毀其面於乎此覩荆釵琵琶之喻也

題六臣文選跋

往予遊白下借客過開之署中於時梧陰滿庭凉颸徐引展几上文選諷誦數篇以爲適蓋開之平日所秘珍宋板書也客有舉楊用修云古書不獨無謬字兼有古香不知香從何生予曰爾不覺新書紙墨臭味乎開之爲絕倒追庚子

秋訪開之於湖上方校刻李注文選甚工因索觀前書開之手取示余曰獨此亡恙比雖貧猶幸不爲王元美漢書也予曾見元美漢書有趙文敏跋愧同吳興人不能作文斂書以爲此文選重聊題數語識歳月云

題武將軍華山詩畫册後

予嘗疑干將莫邪在延津上嘗無復合之理及觀武大將軍家所藏王道安遊華山詩畫聞先

已散逸後從長于酒肆間得之乃知神物離合信不誣也詩畫皆有唐人風骨而王元美諸評予為之跋尤為可寶將軍不好武足供記室清玩矣

跋文待詔西苑詩卷

予嘗評文待詔書小楷學黃庭而失在媚行草學聖教而失在俗去右軍之法遠矣然我朝書家卒無出待詔上者惟其做古精深而諸體兼

擅故也世傳待詔名布中外有島夷入貢者賫百金於門乞書竟不可得何但世重待詔即待詔自重可知矣此卷所錄西苑詩比吳門刻本肥瘦逈異尤爲得意之筆弟裝潢者誤去託紙遂使墨氣索然耄可惜耳

澹菴錢公墓誌跋

在嘉靖庚子澹庵錢公與先大夫同舉於鄉洎予小子循與公季子𢘿㵒復同舉南宮是爲甚

曆庚辰以世講故益厚善遂得附肝腑之底循旋廢以歲時謁公於家公數以學規循顧循以雕蟲小技自好未能從也久之始借許孟中先生游稍稍知學而公與許先生先後逝矣會惟凝以許先生所爲公誌及李太史本寧表索書因爲倣右軍筆法摹勒上石兼綴數語於末以志媿焉